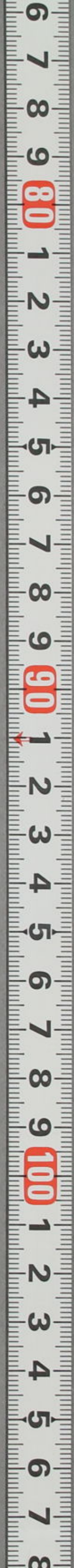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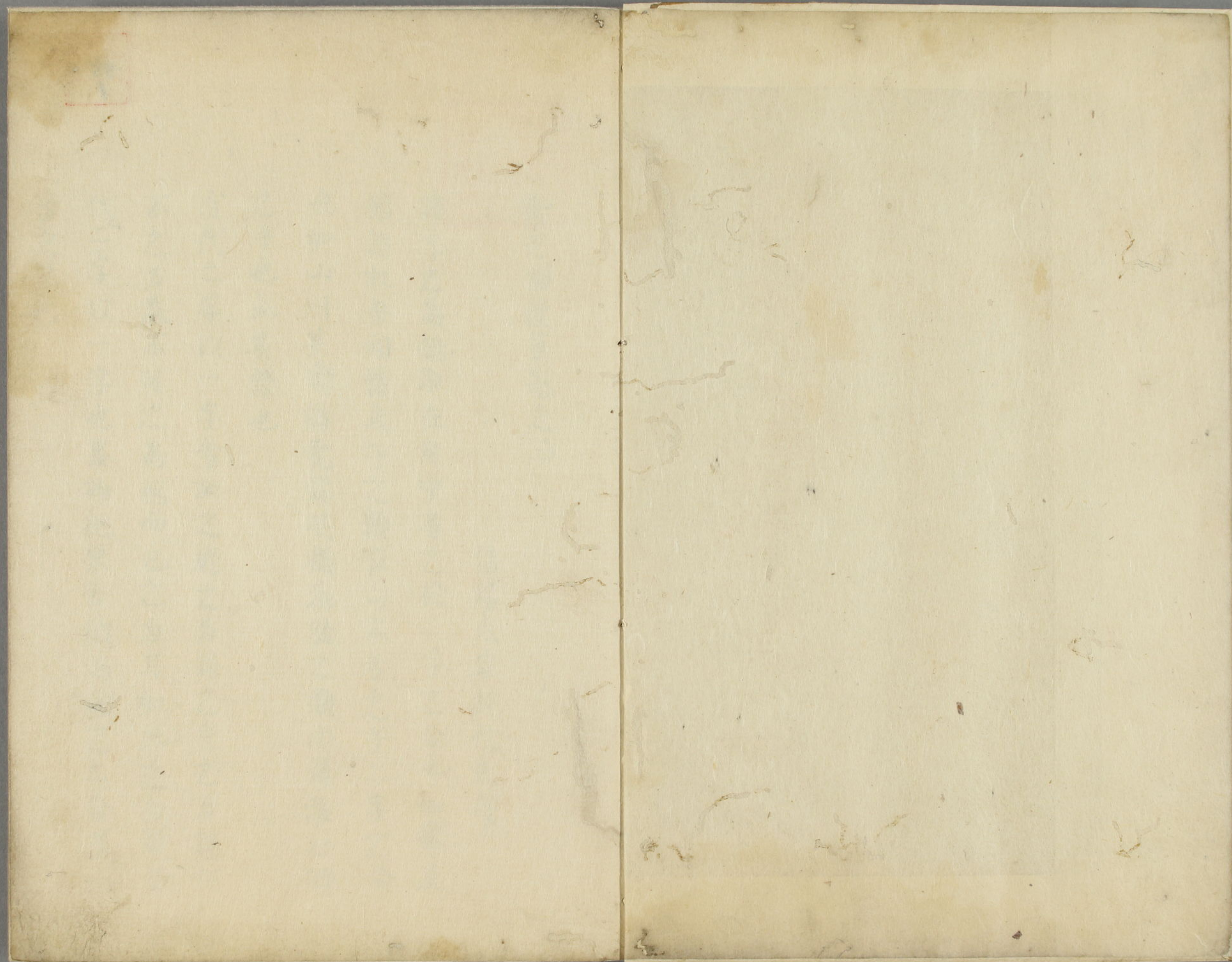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55
1





紫芝園漫筆卷之三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諸字之為語助在句中者之於二字之合也如舉直
錯諸枉吾聞諸夫子之類在句末者之乎二字之合
也如山川其舍諸堯舜其猶病諸之類小爾雅曰諸
之乎也此其證也

有代二字以一字者如之於之為諸之乎之為諸何
不之為蓋不可之為叵而已之為耳如此之為爾皆
代二字以一字也事物紀原云似西國之二合蓋切
音之原也

子產之言曰無欲實難知人情者莫若子產又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知人心者莫子產此皆可謂知言也

晏子春秋內篇有逢於何請合葬其母於路寢臺下事外篇作盆成适以為孔子門人孝子順弟據孟子則适乃為孟子時人不知是一人耶二人耶恐外篇誤矣

左傳曰自郇以下無譏字杜氏

的訓今詳文意微猶評也若以為譏刺則失其義矣
國語風沙磬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也韋昭註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委質之解唯韋昭得之

趙宋將亡君臣播越海濱端宗崩于舟中于碇列陸秀夫立帝昺甫八歲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舟中庶事疎略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勿遠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太宰子曰愚哉陸秀夫宋人之浮于海也或微莫甚焉誠宜寢若枕于憂寐不忘戰鬪豈宜儼然正笏哉古人居喪未葬諱喪禮既葬諱祭禮言時修其道也為秀夫者宜專諱兵各論兵法以求攘夷克復之策何用大學

為可謂不知務哉史氏乃稱其賢何哉
有笠原先生者以詩名于京師嘗作失鶴詩曰化禽
一旦出塵衢絕境空餘老腐儒千里搏風橫碧落九
皋喚月向仙都松巢影動猶疑在蕙帳眠驚誤欲呼
遺愛未全忘舊主別來引夢入方壺余以寶永甲甲
遊京師僧雲峯師者笠原之徒也余因問笠原詩焉
師時誦此詩余曰此豈原詩乎師曰然余曰此派詩
學大成呂題之詩乎師慨然迨享保癸卯有真海師
者至自遊京師見其所識盛稱笠原先生良真師因
請見其詩海師出此詩以示之真師蓋無譏焉他日

語余此事而曰失鶴詩何如余曰此余二十年前所
觀記也嘗聞笠原作詩非得意不敢以示人豈二十
年來更無他作耶度彼已六十左右則是一生佳境
不出乎此耳然其以詩名聞於海內何也世多吠聲
之徒而虛譽之勤人也噫

吾聞之笠原先生自言記唐詩二萬首若其信然則
是人之於詩可謂每知識矣宜其拙於自運也
檀弓載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子夏和之而
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
弗敢過也子張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不至臣家語載子夏曰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々々與之琴使之絃子夏侃々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曰子切々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孔子於二子皆曰君子也二昏所記事相似而不同子張曰子其人既異子夏一人而檀弓曰哀未忘家語曰哀已盡是何相反也說者惑焉余謂二昏所記本不事而有異曰記者誤耳今以子夏平日言行夷孝之除喪而哀未忘迫其本色則檀弓之言可信子張堂々曰子至孝二子之事皆與其性行相似則二昏未可的知其孰信雖然家語晚出恐

可疑耳

中庸哀公問改章家語亦載之而文多於中庸但來先生謂中庸是原文家語則後人因附益之耳愚竊謂家語乃孔子不文中庸則子思因修之而世又其繁也何以言之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子思引之而增減數字其義卒異蓋子思著昏不必守孔氏曰文兩問政亦猶是禮之用和為貴用以也禮記儒行亦有此句則用作以朱子以體用之用解之冰也孔子之時豈有體用之語乎

吳王圖廬死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
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子則對曰唯不敢忘越王勾
踐及因懸膽於坐卧即仰瞻嘗之曰女忘會誓之耻
邪自古居父母之仇者何限未聞有若夫差之怨越
王者也有可耻之事而耻之者何限未聞有若勾踐
之於會誓之耻者也是故夫差能修怨於越勾踐能
雪耻於吳然勾踐能聽于范蠡以收其全功夫差獨
不用子胥以卒取敗何哉志之不立而不能酬其初
心如夫差者亦往々有之不可不戒也
佛書叙氏之遺教故謂之叙典不必皆叙迦之作亦

不必皆成于叙迦之時盖多其後所撰而其成亦在
後世也據昏中所称叙迦者中天竺摩易陀国之人
父曰淨飯乃其国酋長也母曰摩耶以邪輸多羅为
妻羅睺羅其子叙迦小字悉達十九棄家为僧谷曰
瞿曇三十成佛陀號曰叙迦牟尼明智有德者謂之
佛陀其方言也猶中国言聖賢也成佛之後行道垂
教四十九年在世凡七十九年而死有弟子阿羅迦
葉舍利弗目犍連須菩提富楼那憍陳如槃陀伽等
傳名者十数人此实录也疑者也他則寓言十九如
所謂弥陀葉師毗盧遮那普賢文殊觀音弥勒不動

愛濠等皆以名人之德行耳非實有是也如昏中所紀奇怪非常之事及地獄天堂之說亦皆寓言也彼其道專在導室之賦故為是妖言以神其事也已要之夷狄之道乃亦

佛書之為寓言也觀於密教之書可見矣其旨甚明密教者叔氏室中之秘也故謂之密教又謂之真書之教

莊子之寓言奇而可悅佛氏之寓言陋而可厭或曰此其文字異耳非叔加之陋乃詛者之罪也余曰不然其立言本不如莊周之高

寓言之工莫若莊子佛氏雖為害言不及莊子遠甚大抵莊子之與佛毋論其文詞本有雅俗高下之不同周之所叙論皆理之所自有其奇故足悅人所以為勝也佛氏言理之所無以張大其事夸詡之談祇足以起人之疑心所以為害也

莊周撰出許多人物之名多無意義叔氏亦撰出許多佛菩薩鬼神人物之名除梵語外皆有意義且其名義皆鄙俚可厭此亦莊叔之優劣也

莊子之言雖奇而不逃事情佛氏之言怪而遠於事情

或曰叙典若使莊周為修其辭何如曰亦有可觀焉
惟竟不如其家言之奇爾其以設心不同也莊周志
於高遠者也

莊周之道自楊子來獨善其身而已志不在斯民也
浮屠似墨子以喻愚民為事也

莊子不患人之不己從佛氏唯恐人之不己信

莊子用智佛氏用愚莊子與知者言佛氏與愚者言
佛氏開口言信自愚出愚也者信之本也莊子不
欲誨人以天下之人為愚也故曰用智佛氏欲舉天
下之人誨之及其誨之也唯恐其不愚故曰用愚或

曰佛氏亦言智曰佛氏固言智彼自智其智耳非君
子之智也不然彼豈能信其道乎

莊子多實言少寓言而寓言如實言之理之所自也
叙典多寓言少實言而實言如寓言之理之所自也
為方便也

聖人之道本於人情匹夫匹婦皆樂其樂無有外慕
其有外慕者不免于戾此謂人各喜其喜谷子其子
而國治叙氏違人情而立教是以學者不能安其道
今之為浮屠者雖以其道自高于世然於人倫不能
無慕焉雖口道其可厭而心竊羨之夫其所以不敢

改業而歸于人倫者一耳其利一惡其声是以愁守
其業終身焉耳矣何以知其然曰以人情知之人而
無情何以為人歟迦牟尼亦人也

人之自為僧是自宮也以子為僧是宮其子也鈞於
不孝矣而宮其子為甚兼不慈也

人有少悅浮屠而自棄為僧者及壯必悔有父母命
之為僧者後必怨父母此皆可憫也如此者宜聽其
還俗然僧之還俗者父兄羞之鄉黨賊之此亦父兄
之過而鄉黨之不仁也

東都淺草里有鬻穀者大口氏生六男一女皆棄諸

僧而以其從子為嗣此亦世之一怪事也

士大夫之家罕有棄子於僧者庶民乃多有之以僧
能致貴也蓋士人之子生而在民之上是以無羨於
僧之貴農工商賈雖富而不得與士並是以欲貴之
心甚於士而人之致貴者莫若僧之易故以子為僧
欲假僧之貴以耀己宗也此則我東方之弊俗庶民
無仕進之路故也

叔氏常誨人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此浮屠亦未始
不欲人之善也惟其所謂善者或非善耳以其棄人
倫外國家違仁而立道也是故教莫先乎人倫道莫

大千仁

凡佛經首有如是我聞一句我者阿難自我也言我聞如是也此俗語也叔氏云凡佛經皆阿難所記初本有此起頭叔迦將終因普慧菩薩之問遂命阿難每經之首冠以此句事亦或然惟不知梵語此句本為何詞也今誤之為如是我聞則凡叔典所記盡為阿難之所聞也夫叔迦之言誠阿難所聞也固宜以我聞述之然叔典所記豈啻叔迦之言哉記其行事與當時奉佛教者之事為詳是故每經如是我聞句下必言一時佛在某處與某人說某法度某人云云

凡此皆為阿難所親見之事而今一切以此等事及在如是我聞之下則是何難為不逮事叔迦之人也此大失其義也余嘗與一浮屠論其事其人未以為然余曰迫時我國俗間有弄傀儡詞謂之淨瑠瑤取古人之事而演其義以為戲其詞必以薩鐵謨宋濃訥致七字為祭首此俗語也薩鐵謨發語詞宋濃訥致其後也合七字言之猶中國人言然後也此七字在俗語則不失其為首頭若誤傀儡詞為華語而以然後二字為祭首則不成文理矣余惟叔典起語亦猶是夫故誤夷言者當不拘其本語意義次序舍其

難通者而取其大旨以為之辭是為得之若欲言之
而誤之句句而通之則反失其義矣如叙典可以見
而其伎不知也

佛經云一時佛在某處一時猶言一日也此必當時
俗語余嘗謂佛經當去如是我聞一時六字直自佛
在起則起語突然有氣力

叙氏以昏寫為上善昏寫者寫佛經也古來未有印
行唯昏寫可以示遠傳後故其切大於誦誦今者有
印行以不朽之且昏本不若刊本之少訛則何取於
書寫之煩故今之寫經者不知時而不通變也

高僧傳載漢武帝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諸東方
朔對曰可問西域梵人及後明帝時天竺僧法蘭至
帝問焉蘭對曰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劫燒之餘灰
也唐宋之間昆明池志制云燒劫辨沈灰用此事也
梅管子曰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
有灰壤不可得泉然則地中有一種土如灰者也昆
明黑灰未知信否若果有之則可謂灰壤也已傳之
之誣不辨而明

叙氏之徒有悅莊子者曰莊子似佛予亦之曰否莊
之與叙相反猶水火寒熱兩不相容曰甚矣子之言

吾未之信請聞其說予曰叔氏用愚莊子用智一相反也叔氏与愚者言莊子与智者言二相反也叔氏患人之不已信莊子不求人之聽已三相反也叔氏輕生而棄身莊子愚死而重生四相反也叔氏欲舉天下之人誨之莊子以天下之人為不足教五相反也惟莊子好寓言而叔氏亦多寓言是其相似者也然莊之寓言、理之所有叔之寓言、理之所無則亦無不相及子獨以為相似不亦過乎
莊子寓言百端皆理是以人悅之而忘其虛誕蓋周欲發其會中之蘊而慮空言之不足服人故引事以

實之此寓言之由也然寓言者必甚言之乃為痛快所以入于虛誕也夫立言欲實苟迫於實即寓言奚不可必甚言之則反離實尤不可為也故孔子無寓言寓言而有益則孔子必力之

李斯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拒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人多誦之以為名言不知其原出于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深太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至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見形勢解篇管子之言質李斯之言稍文其略然耳

綦母潛宿龍興寺詩于舞取而入選後人議之余謂
潛盛唐名流此詩固不甚佳意者一時宿僧院其境
與人皆無凡致可詠而已獨愛其禪寂於是賦此以
寄興焉耳要之雖非潛之得意然其韻度亦未夫為
盛唐也今人平日遊寺無他勝概而賦詩者多吾不
得趣若然者做潛所為則得之無難是亦一益也故
余不敢廢之惟不知滄溟何意取之已

管子言親民之道曰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
純厚過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
仇讐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過之無實詎仍並起雖言

曰吾親民、不親也此亦親民之說也大學親民不
必作新民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傑翁詭至壹是絕句壹是
者壹於是也弟子職曰一此不解一此亦壹是也朱
子以一切解之非也則此二字為俗語矣

古人絕句有入耳能令人成誦者如宋延清邛山賀
李真回鄉偶書是也物先生送君尋遊函嶺曰昨日
晁郎採藥還井郎今日又遊山中芝草知長短玉
筍流雲可重攀近日縣次公送子和之參州曰休唱
陽關三疊詞陽關三疊不勝悲送君多馬河邊柳折

自南枝至北枝亦皆易成誦也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而字乃
之字之意言有威之可畏有儀之可象也古人之誥
亦有如此者

樂記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
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此二而字皆
則義也

匪非也亦有用作弗字義者如夙夜匪懈彼交匪敖
匪用其良皆不可訓非也蓋匪弗音之轉也無字亦
有不字義者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皆非有無之無

也故禮記三年問曰無易之道也鄭註無易猶不易
也如此之類亦不可不知也

毋無古字通用各說書者識之朱晦菴必謂毋為禁
止之辭泥矣

樂正子見孟子々々曰子亦來見我乎唯一亦字見
責樂正子之意矣

酒能行氣故少飲則癸人智多飲則昧人智世率以
狂藥目之者非至論也

君子之仕為行道也仕者必有祿仕治治朝而受祿
焉固其所也故曰知有道貧且賤焉耻也憲問匪子

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邦有道而穀焉乃君子之常也若夫邦無道而穀焉君子斯为耻矣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朱子併以邦有道穀为可耻謬矣若然則为君子者將何時而穀哉

胡元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者李邦寧叙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礼方就位忽大风起殿上及西廡燭尽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仇事者皆伏良久以息乃成礼邦寧因慚悔累日太宰子曰大学者礼义之所出叙奠者国之大典豈宜使不正之人行之乎邦寧之見是寔也天威亦明

哉孰謂鬼神可欺乎

元順宗閱宋徽宗畫称善學士屢々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得不能为君耳其身辱困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凡为人主貴为君他非所尚也太宰子曰善哉言自古人君當守文之時不能治其国家以致危亡者多矣雖事不同皆由不能为君故也孔子曰为君難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良也者能为君之謂也屢々蒙古人也吾觀其言可謂有識也却使宋人以此言進其君尚亦有補焉乃其所为進言不過經生之談至於君臣俱宜寢

若枕于以謀復國誓雲國耻而有以誠意正心之說
進其君者抑何不知啓之甚也宋室之不振豈不宜
哉

蒙古人名皆不可曉我狄之語也其中亦多疊字者
如脫之瘦、雪、叔、達、保、又有可曉者如觀
音保三寶叔五十九此蓋誤為漢語也然其名殊奇
怪可笑爾

左傳曰鹿死不挾音杜註音所採蔭之處 古字声
同皆相假借此杜氏說音為蔭吳都賦云鳥不挾木
獸不挾音与林陰岑叶魏都賦云栖者挾木雖者挾

音与林臨尋陰深森潭沈陰歲禽禁叶此二賦皆用
左氏之語而音字叶平声又晁錯之錯音措潘安仁
西征賦曰翻助逆以誅錯与寔郭詭博惡叶此以錯
叶入声古人詞賦亦有此類不可不知也

楊子雲之賦當以耳泉為第一

說射雉賦見潘安仁之才之優矣困居賦序雖非古
文亦自可觀也

木玄虛海賦郭景純汀賦魯衛之政也俱是耳泉之
流亞也

謝惠連雪賦調不甚高以多麗句也

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中之追體也直是唐詩之
調熟此則詩可言矣

鵬鳥賦詞原出於鶡冠子見李善註

高唐賦曰燿震天之礚々又曰巨石溺々之泔瀟兮
又曰洪波淫々之洛瀟神女賦曰願尽心之倦々此
四之字皆語助讀如以又高唐曰雲興聲之霏々神
女曰拂墀聲之珊々此二之字亦皆語助如今字凡
賦中間有此類亦不可不知也

神女賦序曰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
之二玉字今六臣註誤作王其下明日以白王王曰

其夢若何二玉字誤作玉又其下玉對曰云々王誤
作王又下文王曰狀如何也王誤作玉又其下玉曰
茂矣美矣云々王誤作王最後王曰若此盛矣誠為
寡人賦之玉曰唯々至是王五二字始正若從今本
則為襄王夢神女矣此猶可言也白玉與王對曰君
臣之辭匹夫之其為誤也審矣或曰然則古來以楚
王之夢為故事何也高唐賦序不曰乎昔者先王嘗
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此楚王之夢爾孰謂
襄王夢神女乎

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此二之

字並讀如於又曰露余襟之浪々又曰鳴玉鳶之啾々又曰神高馳之邈々又九章曰雖僻遠之何傷又宋玉九辨曰心因憐之慘悽兮又枚乘七發曰中鬱結之輪函此六之字皆語助無意義矣

攻乎異端物先生謂異端猶多端是也家語曰然政在異端乎亦与此義同豈晦菴所謂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者哉大學引秦檜曰斷々今無他技鄭康成曰他技異端之技也異端字義如斯而已矣

宋儒言異端以曰異言耳曰異之辨起自公孫龍孔

子之時寧有之邪

君子何故畏天命天造物也其體至大其位至尊人物莫能敵之其餘靡常不可以理推不可以智測故君子畏之詩云昊天已威此之謂也宋儒謂天即理也奇矣哉天理死物也理者物之脉理玉石及木皆有之肉亦有之雖有廣細顯微焉廣者顯者人皆見之細者微者唯達者推而知之無不者也死物故也以是釋天無天者也天豈容象哉詩云彼蒼者天此之謂也宋儒以天可知故以理當之夫天可知者日月星辰之運行有常度可推測也至如風雨雷

霆雪霰霜雹与夫水旱之時臻疾疫之時行豈有常
数哉如其日月星辰之運行雖有常度亦未始不有
小盈縮活物故也是以曆象貴測驗宋儒以天可知
豈知天者也哉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宋儒之謂
夫或曰宋儒豈不畏天哉曰然宋儒固畏天矣惟其
不知天之为活物也是以其所畏特死物之天耳是
豈真畏天者哉古之君子乃畏活物之天也曰其說
何如曰有仕於此而其君威嚴以臨之則必畏而敬
之其君死而在殯則如之何曰亦必畏而敬之曰人
生有喜怒之情人君之喜怒臣下之福禍也故人之

畏其君者畏君之喜怒也死則無喜怒何畏之有惟
為臣之道不敢死其君者敬之至也由是觀之宋儒
之於天敬之則有畏之則亡雖然宋儒視天如死物
則其為不敬亦大矣

天動物也人亦動物也故曰人肖天地

人動物也故無晝夜除睡卧外不能須臾無事孔子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之謂也故人不可
以無事礼樂事之正也人苟無事邪心所由生也博
弈雖亦非正事尚可以自娛消日矣故曰为之猶賢
乎已

赤子無知斯須不睽則手足運動不已是可以見人之為動物也

或問浮屠之習禪者儒之靜坐者不為能無事乎曰人心亦動物也心之官思以思為事心有思則四體可以已所謂坐禪之僧靜坐之儒習不勤心者夫豈無事也曰坐禪之僧靜坐之儒習不勤心者夫豈有思乎曰人心不能須臾無思動物故也彼習禪習靜者欲制心令不勤惑矣心豈如火之可撲滅哉若果撲滅其心令如死灰然則必不省人事是為去死不遠將何所用哉是故聖人不言治心孟子乃始言

之為後儒作誦也浮屠之治心又甚焉要之不如心之為動物故也

古者經傳或以朱墨別之孔安國孝經序曰朱以堯經墨以起傳是也後世不必然或以字之大小或以行之高低別之皆所以使於覽者也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孔安國之語見孝經序人多誦此語而不詳出處此千古格言不可不知也

孔安國孝經傳乃祖之遺訓也故其中多格言
身體髮膚弗敢毀傷孔氏說以為能自保完而無刑

傷極是蓋以古之刑言之劓則宮傷身也剕傷體也髡傷髮也墨傷膚也人之子能保其身不陷于刑戮然後可以圖立身揚名故以此為孝之始也後儒類以過失之傷言之非是如必以過失傷身為不孝則是不能出仕矣此至當之論吾聞諸物先生云
韓昌黎原道以博愛為仁宋儒非之其說未然按孔安國孝經傳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此孔氏之遺言也昌黎豈本諸此歟
孝經傳曰孝者子婦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純謂此乃裕言也高行者無尚焉之謂也

傳又曰禮以強教之樂以悅安之強安二字道禮樂之情尤的切真所謂知言也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樂五声之主盪滌人之心使和易專一由中情出者也故其聞之者雖不識音猶屏息靜聽深思遠慮其知音則循宮商而變節隨角徵以改操是以古之教民莫不以樂以皆為無尚之故也孔氏於是乎可謂善言樂矣非知樂之情者孰能與於此

凡禽鳥昆虫以冬蟄者常也唯鴻雁之屬乃以夏蟄且衆鳥蟄處近而雁蟄處遠是為異也俗說以為燕

鴈皆有所如謬矣月令仲秋玄鳥歸鄭康成註曰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君此說誠善世俗何偏於燕鴈之去來怪之邪

趨事者尚敏學者亦尚敏周禮三德敏居其二孔子曰敏則有功如夫子見剡子而問官名焉可謂敏矣學者當務抄畚抄畚有五益焉記事一也便於考閱二也識字三也因習書四也詳本書五也東坡詩云白首尚抄書古人率如是凡抄書必當楷書整齊不可胡亂草書多見學者非惟急必疎故當其抄寫也每草書以省勞日且如此已矣異日吾將改寫及其

漸以多事也日不暇給則不復能改寫經年視之雖其手書尚或難識自己既然况他人乎蓋真字之端正尚有魚魯之誤焉况草字乎夫字所以記事也字而難識是不濟用也故草字特玩具耳非所以記事也

史記稱孔子晚年如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仲尼之明睿而其勤如是今人乃不能乎亦其所說之畚新如午未觸而曰書難讀也豈難明也噫其果難讀難明耶此之謂不務于勤物先生解中庸謂生知安行雖衆人亦有之學知利

行困知勉強雖聖人亦有之純謂此說甚有理蓋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是生知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所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夫婦之不可可以能行焉是安行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所以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也大抵生知安行者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學知利行困知勉強者所謂損善而固執之者也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與誠之者其功利等故曰一也此子思之者也唯此義也自漢儒以下人未之識而疎翁始發明之真可謂千古之卓見也已宋

儒以為人之氣稟不同故有此三等豈得子思之旨者哉

枚叔七發說容之誇耳特其為體新奇措辭極工是為不可及也真所謂前無古人者也後之勸其體者唯曹子建七啓可以亞之張景陽七命措辭整齊且多對語雖極富麗故不及陳思况於枚叔乎自餘昭明所不取故不論及也

衡門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樂與療音弋同見李善文選註今人說書浴非也字彙力串七音科同療今人蓋不知也

藏文仲居祭之為人君之守龜也天子及諸侯居之
大夫不得居之故禮器曰冢不室龜冢謂卿大夫也
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後廟重檐剝楹達卿及圻出尊
宗圻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居祭
飾其廟以山節藻梲皆僭上祀禮故孔子以為不知
也朱子謂為藏龜之室而山節藻梲不務民義而詭
瀆鬼神謬哉人居守龜必藏諸宗廟何有所謂藏
龜之室者乎真妄誓之言也禮器又曰管仲鑄筮朱
絃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朱子豈以為管仲亦為
藏龜之室乎

卜筮者所以受命於先祖也故龜策皆藏諸宗廟然
天子及諸侯兼用卜筮自卿大夫以下不得用卜禮
器曰冢不室龜白虎通言蒼長天子九尺諸侯七尺
大夫五尺士三尺是筮無貴賤皆用之也蓋古者大
事卜之小事筮之大事謂國之大事如建國定都郊
祀出師之類是已卿大夫每有大事故不用卜也朱
晦菴論語注曰藏文仲為藏龜之室易筮儀曰掘地
潔處為蒼室蓋不知藏之廟中而欲別為之室也不
善讀昏之過如斯夫

劉敞石勒進表述事情極明白條暢可以詼詠真得

表體矣惜儼語力之累耳

諸言故事者皆以筆耕為唐王勃之輩按文選任彥升為蕭揚州作薦士表曰既筆耕為養李善註引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歎曰大丈夫獨不如傳父立切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是則筆耕之言出於東漢也後人何捨此而以子安為言那呂延濟曰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

枚叔諫吳王書譬喻的切款誠懇至子載之下讀之猶足以感悟人心而吳王不肯聽從何耶忠言之難入如斯夫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言都尉薛訪車子能喉嚨引聲與茄同音其文曰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按車子字出左傳都尉官名薛訪都尉姓名車子者訪之僮僕也五臣註李周翰曰薛訪車子姓名豈有以都尉兼車子者耶且都尉薛訪車子不成文理韓註可笑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人情也情實也處事以實每所勉強文飾非直而何故曰直在其中矣朱註以理言之非也凡理之者以逆順言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得以逆順言之哉理學之害乎道乃尔

史記燕世家曰圖窮而匕首見窮猶今也魏文帝與
鐘大理昏曰繩窮匪用窮字義正與史記同
東都護國寺有僧粲者住烏院有柿樹結子融甚
愛之未敢摘取一日有人偷之融怒即命斫之曰以
此微物而吾愛之則人偷之偷者固有罪吾又怒之
則其過大矣物之為累如斯夫遂不復栽果樹
滄浪之水孺子歌之孔子聞之以為自取之漁父歌
之以道與世推移孔子意主於水漁父意主於濯者
同一詞而取義之異如此凡說詩者當具如是之活
眼也

楚景真與嵇茂齊書李周翰據于室晉紀定為呂安
與嵇康昏今詳本文通篇氣象豪宕造語偉麗自非
安與康恐不到于斯蓋仲悌者叔夜之所善也景真
豈亦有仲悌之戈乎

李陵答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
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迴聲四起晨
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丘
希範與陳伯之書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
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報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岸
豈不愴恨所以廣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

情也將軍獨每情哉希範詰明摹倣李陵也惟陵自
叙其所見希範寫伯之所懷以感動之而二子皆善
造語但叙景而情在其中讀之令人不勝悲愁之情
真文字之妙也

井田者先王之制也秦孝廢之為阡陌商鞅之教也
封建者聖人之所以守天下也始皇廢之為郡縣李
斯之教也夫二子者非聖人而後世遂遵行其法莫
之能改芒々宇宙受制於秦人不復知有先聖王之
道於今為然由此言之二子亦非常之人哉司馬長
卿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如二子所為謂之非常之事則
可謂之非常之功則吾不知也

学而時習之時謂少壯時也人事必有時學獨每時
哉如內則云子能食々教以右牛能言男唯女俞男
擊革女擊絲六年教之數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
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昏
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諸雜簡諒十有
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
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

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每方孫友視志皆
及時習之也蓋古之學者誦詩昏之文肄禮樂之業講
射御昏數之藝必於少壯之時為其成之易而入之
深也夫人少學而及時習之勤而不惰何患不成哉
其為成矣我心則說故曰不亦說乎人常能學而不
能習但學而不習未有能成者也雖習而不及時則
其成必難也故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若而難成
若然者何說之有是故人不可以不學今不可以不
習不可以不及時夫一失不可再得者時也古詩
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豈不哀哉是故學者時
習之為貴此乃論語用卷第一義也不可不知也朱
註以時為時々之義及所引程氏射氏之說皆謬不
可從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中庸曰或困而知之困窮困也
言困於不知也困而學之者言必有所困然後學之
也困而知之亦然如晉范欽子適魯名其二諱為笑
焉事見可謂困矣欽子婦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
不學可謂知之矣又如魯孟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
相禮歸而病之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
也遺言使其二子從仲尼學事見左傳亦可謂困而

始七年

亦可謂困而

學之也。若夫困而且不學，是無耻者也。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曰學之曰知之，其義一也。說者以困為勤苦之義，則困而學之為困於學也。朱子於中庸不解困字於論語解之曰：困謂有所不通。是朱子亦以為困於學也。予謂困而學之困而知之，困猶或可以勤苦言之。至於困而不學之困，決不可以勤苦言之。大抵困字無勤苦之意。朱註雖不明言勤苦，然謂困為學者之困，則是勤苦之意也。已豈不謬哉？字義之不明也，其害大矣。學者慎之。

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亦困而知之之類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註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此說得之，故朱註亦取之。余按家語所記夫子答子路語，与此同。彼曰：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意則明備。疑論語脫一弗字。程康與山濤絕交書，語涉猥褻，而不鄙俚，言務詳盡，而不冗長，要之極口，慢侮巨源，而意不惡。故巨源不怒也。實晉文之高特者也。雖然，巨源之不怒，乃其所以為長者也。不則所記譬喻，所以拒絕巨源，不恭已甚。故冰君子慎言之道也。康之卒不得其死，直哉。文選中作者，舊本皆昏字，蓋昭明原本如此，所以尊

先賢也近日坊本乃有各名者恐夫太子之意矣故不可從也梅誼生字彙引選中之文必各作者之字是得太子之意者也

聖人之教禮樂為至不急不暴優而柔之饜而飲之使人常在法度之內不自覺其遷善者唯禮樂為然禮以防淫樂以道和則亂何由起哉孔子曰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

子夏問顏回之為人奚若孔子曰回之信賢於丘孔子稱顏淵不以他德而以信此意至矣所謂不違如

愚於吾言無所不說者非信也歟信之德大矣哉人之於學也學之則易習之則難學而不習則無以成矣習而不強則無以及人矣強而不勞則無以見其功矣孔子語子路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孔子以子路好勇故欲其知所用勇也詩曰魯魯文王令聞不已惟其魯魯所以令聞不已也

孔子之為師也名門弟子是師之尊也後之為師者則不敢名其門人師道之不及古一也責宰予則有糞土朽木之喻且曰於予與何誅責冉求則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責曾參則有參來勿納

之命皆見絕之；意所以懲創之也是師之嚴也後
之為師者則不能如是師道之不及古二也顏淵死
則有天喪予之歎哭慟之哀哭子路則有天祝予之
歎覆醢之命問作牛之疾則有亡之命矣夫之歎至
其餘諸子亦視之猶子弟然是師之親也後之為師
者則不能如是師道之不及古三也是故師之所以
能為師者德也曰尊曰嚴曰親三者父文道也故謂
之父師昏云父師少師此其要也夫以彼人也我亦
人也鈞是人而獨有父道焉非德而何以能然哉故
師不可以不德也

孔門諸子孰不尊親夫子而子路獨為尤甚何以言
之子見南子則子路不說公山弗擾召子欲往則子
路亦不說曰未之也已弗畔召子欲往則子路亦誦
前聞以難之從夫子絕糧於陳則子路獨慍見仇此
皆雖未深知夫子之心而其為夫子憂慮莫不周至
譬猶孝子之於父母也故及其死也孔子痛之曰自
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豈不信乎詩曰子日有禦
侮如子路者真所謂禦侮者哉

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諂諛諂字
王肅集明解按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凡刺上

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眾聞之者足以戒故曰凡鄭
箋曰凡化風刺皆謂譬喻不存言也主文主與樂之
宮商相忘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又呂尚文選
註曰譎誘也言誘人君之意微以為諫也今二說而
觀之譎字箋可得而言也惟大序言譎諫者所以解
凡字則譎諫與訊諫每以辨也然五諫別有訊諫則
譎與訊故當有辨焉此字箋之所以為難識也

高執見秦孝公說以帝道不入說以王道又不入乃
以富國強兵之說進孝公大悅蘇子瞻曰甚矣執之
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被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

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
為高論以衡之君既不能是矣則拳困惟吾所欲為
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韜變以徇人乎蘇子
所論甚當可謂發執之自中之秘矣惟未若班孟堅
之言曰高執狹三術以鑽孝公一鑽字說執之為術
無有遺意真造化之筆哉由此觀之蘇子之論不亦
冗長乎

陸士衡豪士賦不載於文選其文可知也其序雖昭
明取之余亦未之甚愛也要之非機文之至者也
王元長曲水詩序四六中之傑作也

平大將軍信長使天龍寺僧策玄作安土山記玄回
辭以弗能因薦收阜僧玄與能文於是使與作之與
乃作記及七言律詩一首以獻賜與金百兩衣三襲
公又善玄能讓亦賜之金銀各百兩衣三襲云予一
日誦與所為記及詩失笑曰夫文章所以不朽人之
事也則其賞固不厭多也惟與之文而直百金可謂
太貴也與尚有勞玄之無尺寸之勞而賜二百金非
大幸乎今吾堂五尺童子亦皆知笑安土山記而其
有能文者曾不得數金之賞何也然則非文章不直
錢亦特其人之遇不遇也已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如無甚奇拔然句法參差變
化不窮且事理明達無有遺漏實亦漢文之雋也
公孫弘傳贊所稱名臣凡五十一人西京人物萃
於此於戲盛哉

